退補齋文存

退補齋詩文集序

胡君月樵自裒其詩古文辭

總若干卷乞余為序余惟詩與

文才為之也然而有才識有才學

有才氣有才力雖古人不能兼々

之者文則韓柳詩則李杜激人

學之而至者稀矣似者亦鮮矣
君以郎官得觀察使需次楚北
余措楚久稔知其才俾筦書局
校讎精審顧亦知其工為詩與文遲
之又久出其所著則成就者有如此
於庠吾何以測 君抑夫才賦乎

天用之則真人金華號為三十六洞天
山水清嚴有東萊龍川之遺風焉
士生其間沐浴潤澤出交豪傑更
唱迭和又徧游淛皖湘鄂齊魯燕趙
翺翔乎春明太液之旁中更軍興
長鋏短衣與金戈鐵馬相馳驟於

本天賦之才而妙用之識曰練學曰富氣曰盛才曰厚宜乎聲出金石非侯蟲時鳥之啁啾比也而 君實兼之用其才於文則囊括衆製不名一家用其才於詩則淑性陶情具有根柢其成就者有如此於序

吾何以測 君哉夫文至韓柳詩
至李杜聖矣不可得而至矣惟才
之兼人者庶幾似之 君之才不當
僅以詩文見者也 君而姑欲以詩
文見也則亦擴其識積其學蓄其
氣併其力以極其才之所至可矣

於虖吾何以測　君哉

同治十一年秋八月合肥後學弟

李瀚章拜序

序

月樵觀察以所著文集見示謂
柏蔭不可無言以不文辭不獲
命乃謬贅於簡末竊思文以足
言言以足志有其志即有其文
本無須於間架其文中之有曲

折波瀾是即言中之所爲俯仰屈伸以自達其志者也今觀月樵之文皆洋洋灑灑下筆便成而無一義之不愜於心無一詞之或棘於口讀之者但見其理明詞達而其志亦舉可知也 柏蔭

曩有文稿欲焚之者屢矣繼思其中之所言間亦有關夫平生出處之故與夫時事之得失師友陶淑之淵源不容以不志也乃復裒而錄之言吾之言即所以表吾之志也月樵其與我有

同志也夫同治十年七月幾望

侯官郭柏蔭謹撰

退補齋文存叙

蘇長公曰風行水上者天下之至文也大塊噫氣蓬蓬然起噓吸披拂渺無涯際偶爾水值而波瀾生焉然則文之滂沛綿邈純任自

然者逌長公所謂至文也是
說也我嘗信之乃令於胡君
月樵遇之君由部郎出為外
臺簽仕於楚庚午冬釣視學
来楚得与君過從盡讀君所
為詩居久之又出退補繼文

見示才博而氣瞻神清而思潔離離然有光灝灝然其莫之能御綜厥所詣不名一狀要皆直抒胸臆不事緣餝雕琢以眡世之規仿韓歐虎賁兒似者相去不可以道里

計讀君之文益知長公之論信有徵矣君著籍浙之永康為古婺州地山水瑰麗代生才人君既秉扶輿鍾毓之厚又遍游燕齊吳楚間中更寇亂從事橐鞬故其閱歷深聞見博

又性好藏書古本有善者必傾囊購之縹緗盈室手自校讐無倦容昔太史公自叙所學以浮江淮登會稽為言杜子美云讀書破万卷下筆如有神是二說也君兼優之其

為文之工宜矣同治十二年癸酉二月督學使者吳縣洪鈞序

退補齋古文序

文者積以理而後粹尊於情而後摯御氣而後屈伸剛柔罔不宜之三者畢至手與法特其輔耳學之文士囂囂然恃其才智自壯馳騖而已矣滅裂而已矣規規然循夫法以自繩束彊而已矣矯揉而已矣

何者手勝法則敗於手法勝手則梏於法不能積理導情御氣而後役於是之者其以文來者必能卓然自立矣茲非俊偉　閎達君流孰能中豈不固而外無不暢然乎讀

月樵一鄰轉退補齋古文殆而謂俊偉

閩產也選拔貢鄉榜人通敏果讀
饒識嘗不照穆了無不諳理錢穀場屋
亦倍以貲郎入為部隨王大臣閱防
及勞奏獎同乘驛外出值四方多故
烽火相望遭家亦告邁一門昆季男女
死義烈者八人為福以家難據慨憤激

所歸　陳氣字左述浙述皖述湘南述
楚北嘗至偉其幹略屬任省牙
釐總其出納以務履提舉　崇文書
局校讎剞劂於是剞劂凡援頫依乎
述刃五餘地間以暇日作為詩歌淋漓
跌宕亦不手餘篇久之復理古文詞告以

以教吾首則亦謂文集是如是而已 柏心為

國語校使定書且駁其言因以及覆

究觀其已彙刊七華諸先賢著錄

叢序簡質深切明練確切如琢春堅

以蘇子注論序如退之讀荀墨鶡冠子

序辨 又列晏子春秋韓子兒若亢倉

何理之辨也實所謂紀述則　仁心義問陸
厚信祝禱兮春暘暖兮帝帛節
烈事聆則風雨助其悲霜雷電佐其
辭義何情之執手也無軒昂　無澹邈
無襟數遊無兼贍無而深者广無間
高壯麗灝寧無而謎既以止無而浩乎

莫似文章之屈伸剛柔而無盡
不宜乎不能手手自道不信法法自家
路若他而採之謀之至無不達而採之
幹之云云不強視之為多本法之其
於文而以淺深何如哉相以於文非古家
而敢與為之理古文者角搯以慕後佛

闡達女箴必理粹情摯氣盛乃可
縱意於文而言浸躡馳容躓之失今
乃於都轄文而愜多以遂禍甚深
此注卓然自立於文女箴之篇藍荊王楨
子壽氏撰

退補齋文存總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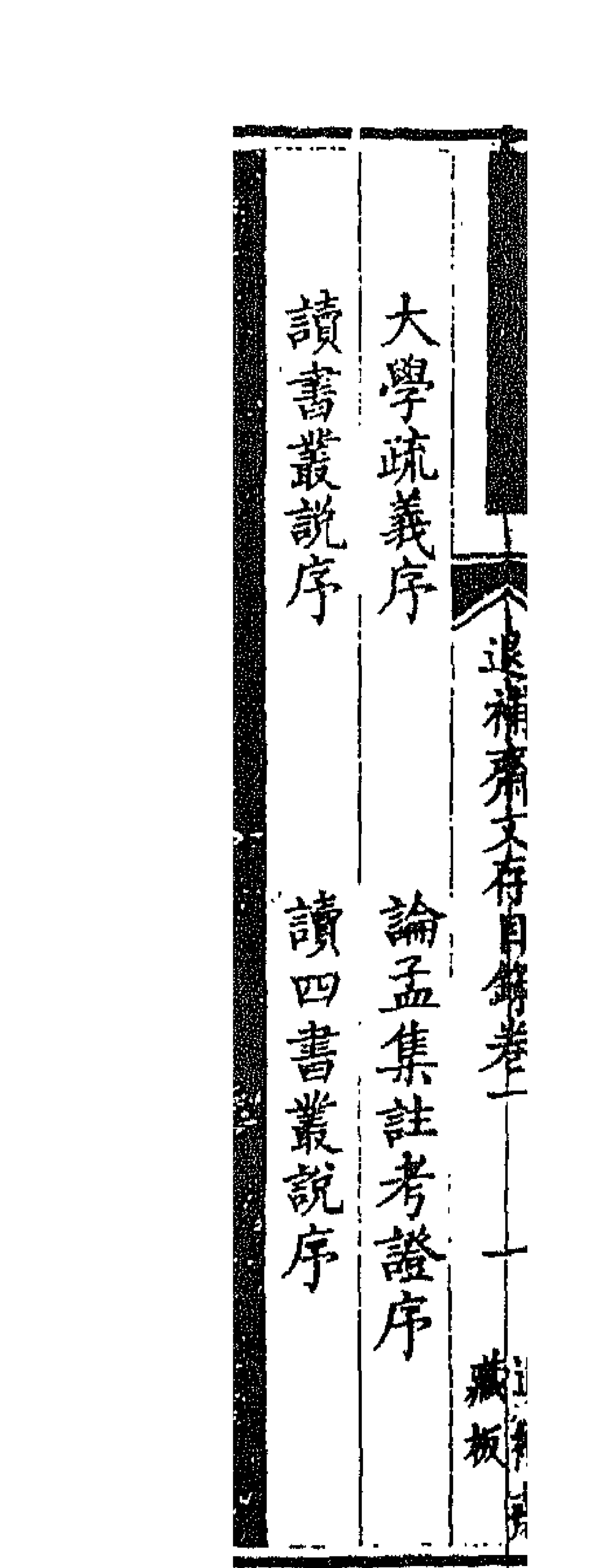
卷十二

啓

退補齋文存目錄

卷一　　　　永康胡鳳丹月樵

序



金華叢書書目提要序

吾郡以金華山得名山周數百里崱屴蟠鬱雄秀之氣上與婺女爭輝其最勝處道書稱第三十六洞天者是也夫地靈所炳人傑斯興吾郡人文薈萃曩有小鄒魯之目歷考自來著作家其目錄載在郡邑志者不下千餘種書缺有間已考我　朝四庫書目存目所采錄者自唐逮今凡一百六十五種爰仍書目之例釐為經史子集八卷鈔付梓人烏虖區區一郡而撰述者乃如是其富可不謂極盛歟雖然此特其目耳我浙自咸豐間

疊遭兵燹先哲遺書散佚畧盡茲從敝簏中覓得數十種以次開雕為金華叢書所託始至其目僅存而其書未見者則冀海內藏書家相與公諸同好俾得次第鈔刻以成完書顧卷帙浩繁非要以十年之久未克蕆事吾願之能償與否尚在可必不可必之間然苟聽其沈晦湮塞而不彰夫豈山川所以鍾毓人文之意哉且往哲有靈又安知冥漠之中不相與呵護扶持以有成也噫余日望之矣

此序為諸文之冠蓋題目既大功力復深故能暢所

欲言婉而彌篤彭崧毓

起從大處落墨莊重堂皇是全書第一序章法入後清而遒婉而至俯仰揖讓絕似歐陽永叔有此盛舉不可無此妙文也張凱嵩

願之能償與否在可必不可必之間二語為古今同而志士則欲竟其成功余嘗論傳人亦有幸有不幸頗與月樵同意林壽圖

古周易序

吾郡先賢呂成公以博學魁儒踵濂洛諸賢而起於羣經之微言大義咸有發明垂為著述其最有功於先聖者則古周易一卷尤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後之學者取其便於誦習而古本遂東之高閣先生旁搜遠紹因嵩山晁氏書之舊參互考訂定為上經下經彖上傳彖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十二篇附以音訓而古本易遂還其故今從通志堂經解中錄

出重梓匯獨為吾鄉道學光也抑亦海內窮經之士所快覩而欽寶者矣

修辭立其誠易教也此則足當一誠字何國琛

朱子周易本義亦用古本朱子常贊東萊是真勇於學者得此二書與世傳易本相比輔遂如經緯之相須文亦幽贊神明獨搜冥窔趙熙文

成公此書實存千年絕學作者具有深意林壽圖

增修東萊書說序

帝王之治法莫備於書亦莫微於書不為之說焉則備者無由窺其全微者無由闡其奥浩乎淵乎未免望洋而歎也吕成公嘗著書說先之以秦誓費誓上至洛誥凡十有三卷未竟而殁清江時氏瀾成公高弟也乃輯其平日所識錄者而增修之成二十二卷合為三十五卷於是書說乃全文獻通考載是書作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六卷蓋原本未經編次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二家互有異同是編攝旨歸之明備宣義藴之精微俾

讀者沿流溯源有以窺其全而闡其奧焉今日者成公不可作矣而生乎千載之下尚友古之人於千載之上不禁神往於麗澤書院師若弟一堂講貫時也三復是書覺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傳遙遙其若接矣

徵文攷獻尚友古人乃見重付雕棗之有深心大用非如骨董家羅列為富也文境出入歐陽得其神韻

何國琛

深於經術謹於文律故言之真切乃爾 張凱嵩

呂氏家塾讀詩記序

詩自朱子集傳出而毛鄭之說幾乎廢矣然而有與朱子同時其說詩獨堅守毛鄭不嫌與朱子立異卽朱子初亦未嘗不深許之則呂氏家塾讀詩記是也是書所長已具陳振孫書錄解題魏了翁後序中不具論特宋時學者尚絕重是書今則集傳風行而呂氏書至有皓首迄未寓目者況童蒙乎雖然集傳之說詩也主以意逆志不拘成說呂氏之說詩也主恪守師承不敢臆斷一游於虛一徵諸實兩賢之說吾以為皆不可廢余同

治戊辰游鄂購得寫本其序者為明萬歷時江甯顧起元校者南京吏部史樹德譌脫不可枚舉洎辛未春始獲善本首序者古鄞陸釴蓋卽我　朝四庫書目所稱陸釴重刋本也屬有叢書之刻仍其舊再錄之加訂正焉另纂辨譌考異二卷附於後以公世之治詩者無以異於朱子而伐之毛鄭之學庶復振乎

為朱呂兩家通其郵而圜其說是成公之功臣亦紫陽之諍友 張炳堃

持論平允絶無黨同伐異之見用筆亦臻堅老 何國琛

左氏傳說序

余刻金華叢書凡呂成公所著述旣裒輯次第就刊獨念公生平於左氏傳研究尤深其並類編博議而作者茲編其一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是書似一時講說門人所鈔錄者以余觀之良然顧類編久無傳本是編持論與博議畧同而其論世知人於代之升降國之盛衰時之治亂地之變遷以及書之得失推闡源流瞭如指掌不徒與博議互相發明且視博議更詳盡誠哉左氏之功臣也今從通志堂經解中鈔出仍舊釐為二十卷

校正付梓而摭其大概如此以詒天下後世之讀左氏傳者

妥貼力排奡文之以氣勝者 張炳堃

擷其精英 林壽圖

東萊左氏博議序

博議一書舊本單行列東萊文集者概未錄入何也先生家傳絕業為中原遺獻者婺之言理學者祖焉茲編特出其靈緒卓識幻為風雲壯觀舉業家群鑄金事之乃自鄉邑罹寇亂群籍蕩然是書亦在銷燬之列已余既獲先生文集付梓竣工兒輩復以是書請顧坊間所市為古絳張明德手訂本去取未精頗多闕畧幸有家藏錢塘瞿氏舊本凡一百六十八篇以載在行篋發而讀之歎其經緯世教扶植人心有裨於聖學者正復不

少舉業云乎哉慨自文之難言也工訓詁者鄙詞章為小道騁汪洋者薄註疏為腐儒余竊謂文無定規亦求其愜心當理焉而已坐清廟明堂而宣誦法言穆然見先正遺範而山水之娛絲竹之樂亦足以陶寫其性靈布帛菽粟治生者奉為至寶而錦繡之爛山海之饈亦掌服尚膳者所不廢間嘗取先生文集讀之若易詩禮及論孟諸說法言中之布帛菽粟也摶議一書牖啓聰明如山水絲竹之怡悅性情而膾炙人口衣被來學又何殊珍錯之有駝象錦繡之有華袞也哉予生先生之

鄉有志私淑義不當聽其書之就湮爰命梓人重鋟壽
世而述其顛末如此
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見道之言
亦持平之論文勢尤渾灝流轉不懈而及於古張炳
堃
錢世儀精神滿腹孔穉圭瀟灑出塵結構既佳發揮
亦透中段罕譬而喻令目愜心有如吹竹彈絲令人
聞之意遠張凱嵩

禹貢集解序

宋義烏傅同叔先生博涉羣書撰述極富所著羣書百考世多不傳學者惜之是編乃其解禹貢者先之以圖次羅諸家之說而後以已意折衷焉　國朝四庫書目提要稱其具有特解不肯踹襲前人又稱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為古溝洫之法尤為諸儒所未及今取而讀之考辨詳明證據精審洵不誣矣永樂大典題其書曰禹貢說斷不名集解而秀水朱氏竹垞所輯經義考則稱今名凡二卷通志堂刊於經解中者亦

因之玆刻書名卷數一如通志堂經解之舊故不以說斷題篇竊嘗論之天下之大利在於水天下之大患亦在於水自集解一書出而江淮河漢之形勢如馬伏波聚米為山一一悉在目前苟於此融會而貫通之復何慮水利之不興與水患之不去哉古稱大禹治水為天下萬世之功臣然則先生其大禹之功臣乎

敘次簡當洵推斷輪老手末段持論正大尤見明體達用不同影響之談　張炳堃

河渠書溝洫志無此簡括　林壽圖

書疑序

士必通經尚已顧經義浩如淵海貴於善信尤貴於善疑余序公所著詩疑亦既詳論之矣夫可疑者不獨詩也惟書亦然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就武成而類推之可疑者不知凡幾視讀書者之會心何如耳自漢以下注書者無慮數十百家乃箋釋愈繁而辭意愈晦者何哉孔壁所藏既非完帙伏生所授又苦聱牙不濟以論古之識而穿鑿附會以求其通是滋之惑也王文憲公嘗謂書有三變秦火一變也傳言之訛再變也以

意屬讀三變也惟解此三變然後可用我疑亦惟解此三變斯可用我疑以堅我信自書疑九卷出而學者遂昭若發矇矣

太史公之書缺有間陶淵明之不求甚解存疑之說也文竊得此意故能於作書本旨言之鑿鑿　張炳楚

宋儒善於疑經其疑卽其信也歷世久遠竹簡錯漏實有不可盡信處漢人墨守穿鑿軋礙諸弊叢生物窮則變故宋人以疑正之卽師古之善也文闡發微蘊妙臻竅　趙熙文

詩疑序

王魯齋先生之學淵源朱子而說詩獨與朱子異朱子所攻駁者小序耳於本經未嘗輕置一議也先生黜陟風雅竄易篇次非惟排詆漢儒且幾幾乎欲奪宣聖刪定之權而伸其私說其自信之堅抑何過哉雖然讀書固貴於善信尤貴於善疑使妄挾所疑而蔑視古人之說以為概不足信者其失也誣然絕不知疑而抱殘守闕甘受古人之愚者其失也又陋是書設論新奇雖不盡歸允當而本其心所獨得發為議論自成一家俾世

之讀其書者足以開拓心胸增廣識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未始非卓犖觀書之一助也先生余同郡人屬有金華叢書之刻爰從通志堂經解中鈔出手校付梓以廣厥傳

不必左袒魯齋而其書自足以傳平允之論也披藏家不當別具隻眼耶 何國琛

勇於改經宋人積習亦自獨具卓見處固未可抱漢人墨守之說一概抹煞也得此文排解於理已圓增人神識不少 趙熙文

尚書表注序

金仁山先生生宋之季世德祐初以史館編修召不赴入元隱居教授以終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先生有焉早歲著有尚書注十二卷今不傳是卷鈔自通志堂經解中其晚年手定本也書中正句畫段而於每頁之上下左右縱橫標識秩然若網之在綱噫先生之於是書豈第注焉已哉蓋將舉二帝三王之道與夫典謨訓誥誓命之奥旨微言而以注之者表之也故先生之功在注釋而先生之志在表章以視抱經硜硜索解於章

句之末者其相去為何如耶案　國朝四庫書目提要稱其參考異同非盡無據至於過為高論求異先儒不無瑜不掩瑕之處則在善讀者之以意逆志而毋刻舟以求也是又余之所厚望也夫

敘次簡淨持論名通得此表章仁山之功臣也　何國琛

神韻似廬陵　林壽圖

詩集傳名物鈔序

吾郡理學之傳莫盛於宋迨元延祐中許文懿公以講學名一時而新傳賴以不墜世所稱白雲先生是也是書多采用陸德明釋文及孔穎達正義未嘗株守一家故名之曰鈔謹案　國朝四庫書目提要稱先生受業於王柏而醇正則遠過其師研究諸經亦多明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補集傳之闕遺五卷末譜作詩時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說則改從集傳蓋淵源授受各尊所聞之義也今取通志堂經解刻本校付

梓人仍其舊釐為八卷先生雖王文憲弟子而於文憲所刪國風三十二篇獨疑而未敢遽信正足見其是非之公視彼硜硜然別户分門而罔知博取於人以為善者其相去奚啻霄壤耶此外有讀書叢說六卷讀四書叢說四卷待購善本次第刊行俾世之窮經者知所參考焉

讀書得間可以論世可以知人 何國琛

善為折衷 林壽圖

洞悉源流評騭允當非學爾操觚者 張凱嵩

大學疏義序

大學一書宋以前猶列戴記中不甚尊而信之也自伊川先生敎人讀書先看大學而朱子始作章句且曰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復作或問以申明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奧義遂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江河然朱子答許順之書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一年之內章句屢更而或問未改二書不甚相符故學者疑之此仁山先生大學疏義所由作也先生姓金氏字吉父謚文安蘭谿人初補郡博士弟子以文名德祐初詔爲迪功郎史館編

校辭不受家貧饔飧不繼獨抱遺經力學不倦其為學私淑朱子嘗讀大學章句窮日夜之力循其章第暢其意旨遂成是書為朱子補其未逮並作指義一篇以發其凡而為之序者其弟子柳文肅也是編雍正閒先生十八世孫律重刻於家首序者滇海趙元祚東陽王崇炳而先生指義之說與柳序均散佚無存余懼其久而益淹也乃重鋟以永其傳後之讀大學者得是書而參考之苟不忽於講說之淺近而由是以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一一有得於身心則豈獨先生之所深望

哉當亦子朱子所願引為同志者矣

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是書於朱子章句之後謂其依文詮解多所闡發尊是書即所以尊章句文以此立言深得體要自當與此書並傳 張炳堃

簡而要真而樸此文之絕無枝蔓紛澤者 張凱嵩

論孟集註考證序

嘗讀朱子年譜載先生當淳熙間始編次論孟集義復作訓蒙口義嗣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而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故其答孫敬甫書云南康論孟是後來所定本又云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惟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間有不同故讀者多以為自相牴牾迨仁山先生作論語集註考證十卷孟子集註考證七卷與論孟集註並行於世先生自跋其書曰古書之有註者必有疏論孟

考證即集註之疏也舉凡書中事跡之舛錯名物之異同山川都會之區典要音義之訓朱子所未詳者靡不引經據史博採諸子百家考覈詳明折衷至當烏虖自朱子集註出而孔孟之心源遥遥若接其有功於聖門甚鉅而先生是書補正朱子之所未備其有功於朱子者又豈淺尠哉余今春購獲是書係元致治間校刊本首序者先生弟子許文懿卷末有刊書跋則吾邑呂遲也自元至今歷五六百年而流傳天壤間猶不磨滅者豈獨斯文之幸抑亦余彙刻叢書之幸矣梓既竟遂撮

其要旨而為之序

論孟皆朱子肆力之書亦即金氏篤好之書足見古人為學功夫胡子此序能發明二書之旨而文字亦極精潔學進而文亦進是得讀書之益者也　彭松毓

筆力健舉而情韻亦悠然不匱乃知作家於文無復有平淡題目也　張凱嵩

讀書叢說序

白雲先生以講學名一時博極羣書著述宏富其讀詩有集傳名物鈔余已重鋟之今觀其讀書叢說旁徵博引考覈精嚴雖祖述舊聞要不肯株守一家以自封其聞見吾獨異世之學者墨守蔡傳樂其說之簡易而不復參考諸書以折其衷而通其變亦隘且陋矣是書出既砭後學空疏之病而仍不失先儒篤實之遺是可寶也謹按　四庫書目二卷中脫四頁三卷中脫兩頁五卷六卷各脫四頁無從校補茲從學海類編鈔出付梓

以俟世之藏書家得古本以訂正焉斯幸矣

篤實謹嚴言皆有物　張炳堃

能知前人著書之心深為來者讀書之勸故言無不透意無不明至用力之勤則可謂好學也已　彭崧毓

讀四書叢說序

古之著書立說者非苟爲炳烺於詞章而已也要必有裨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方儒者修己治人之要斯其書乃足名當時而垂後世吾於白雲先生四書叢說信之矣先生受業於王文憲而學道之醕正則遠過其師故其研究諸經各有心得嘗讀四子書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不得聖人之心則不知聖人之道欲求聖人之道必先明聖人之心聖人之心何在乎具在於四書也四書之義曷詳乎莫詳於朱子也朱子讀學庸而作

章句讀論語孟子而作集註其書既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矣後之人何庸更置一喙乎乃先生猶恐學者之狃於一見也教者之不能旁參也凡朱子之所考覈者無不紬繹而引伸之而朱子之所未發則又繪圖以明其說嗚呼何其用心勤而信道篤也然則有朱子而四書之義顯固為聖人萬世之功臣有先生而補章句之所未備亦豈非朱子萬世之功臣哉按　四庫書目稱是書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缺其半論語則已全佚云云余玆從經解集錄中鈔出均係完本亦

一快事也重錄之以詔世之志於聖人之道者
竊嚴整於縱橫變化之中此詣正不易到 張炳堃
諳公賞其行文之妙予獨服其好學之勤表彰前賢
啓迪後學以獲是書完本爲快事其用心爲何如哉
宜其抒寫胸臆有此渾浩雄直之文 彭崧毓
振筆直書使閱者目不暇瞬此文之以氣勝者而收
放提接俱有法度自是傑搆至其博覽羣書洋逮後
學篇內信道篤而用心勤一語直自道語也 張凱嵩